

曾文正公日記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可以翻印

可以翻印

二 三 年 十 月 三 版

記日公正文曾

角 四 價 定

標點者
校閱者

出 版 者
發 行 者

標	點	者	薛	恨	生
校	閱	者	何		銘
出	版	者	新	文	社
發	行	者	上	海	路
各	省	各	大	均	舊
			書	有	代

新式標點各種舊小說

五虎平南	四遊記	平山冷燕	雙美奇緣	乾隆遊江南	英烈傳	紅樓圓夢	紅樓夢	蕩冠志	水滸	三國演義	列國演義	小紅袍	大紅袍	薛剛反唐	再生綠	三門街	施公案	濟公全傳	彭公案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二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六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二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定價八角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六角	定價六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九角	定價八角	定價二元八角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五角	定價五角	定價七角	定價七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一元五角	定價四元四角	定價三元二角	定價三元四角

新式
標點

曾文正公日記

問學

夜深，思將古來政事人物分類，隨手鈔記，實爲有益，尙未有條緒。（辛丑正月）

學問之事，以「日知月無亡」爲吃緊話，文章之事，以「讀書多，積理富」爲要。（辛丑二月）

讀書之志，須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學。（辛丑閏三月）

至鏡海先生處，問檢身之要，讀書之法。先生言：「當以朱子全書爲宗。」時余新買此書，問及，因道：「此書最

宜熟讀——

卽以爲課程，身體力行——不宜視爲瀏覽之書。」又言：「治經宜專一經，一經果能通，則諸經可

旁及。若遽求兼精，則萬不能通一經。」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讀易，又言：「爲學只有三門：曰義理，曰考核，曰文章。

考核之事，多求粗而遺精，管窺而蠡測，文章之事，非精於義理者不能。至經濟之學，卽在義理內。」又問經濟宜如何審端致力，答曰：「經濟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歷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時河南倭民

峯——

仁——前輩用功最篤實，每日自朝至寢，一言一動作，飲食皆有劄記，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檢，皆

記出。」先生嘗教之曰：「不是將此心別借他心來把捉，才提醒便是閑邪存誠。」又言：「檢攝於外，只有「整齊嚴肅」四字；持守於內，只有「主一無適」四字。」又言：「詩文詞曲，皆可不必修功，誠能用力於義理之學，彼小技亦非所難。」又言：「第一要戒欺，萬不可揜著。」云云，聽之昭然若發矇也。（辛丑七月）

倭民峯前輩先生言：「研幾工夫最要緊，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是妍幾也。」周子曰：「幾善惡。」中庸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劉念臺先生曰：「卜動念以知幾。」皆謂此也。失此不察，則心放而難收矣。又曰：「人

心善惡之幾，與國家治亂一幾相通。『(壬寅正月)』

靜坐思：心正氣順，必須到「天地位，萬物育」田地，方好。『(壬寅正月)』

默坐思：此心須常有滿腔生意，雜念憧憧，將何以極力掃却？勉之！『(壬寅正月)』

吳竹如言：「敬」字最好。『予謂須添一「和」字，則所謂敬者，方不是勉強一持，即禮樂不可斯須失身之意。』(壬寅正月)

誦養氣章，似有所會，願終身私淑孟子；雖造次顚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須臾不離，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萬一。

『(壬寅正月)』

心得語：一經說破，胸中便無餘味，所謂德之棄也！況無心得而有掠影之談乎！『(壬寅正月)』

易大壯卦象大衆，正與養氣章通。

「靜」字全無工夫，欲心之凝定，得乎？『(壬寅正月)』

晉卦「罔孚裕，無咎」，裕難矣！中庸明善誠身二節，其所謂裕者乎？『(壬寅正月)』

精神要常令有餘，於事則氣充，而心不散漫。『(壬寅正月)』

凡事之須逐日檢點者，一日姑待，後來補救，則難矣！況進德修業之事乎？海秋言：『人處德我者，不足觀心術；

處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壬寅正月)』

讀書窮理，不辨得極虛之心，則先自窒矣！『(壬寅正月)』

「咸恆損益」四卦，可合之得虛心實心之法。『(壬寅正月)』

不能主一之咎，由於習之不熟，由於志之不立，而實由於知之不真。若真見得不主一之害心廢學，便如食鳥啄之殺人，則必主一矣！不能主一，無擇無守，則雖念念在四書五經上，亦只算游思雜念，心無統攝故也！『(壬寅正

巽乎水面，上水頗悟養生家之說。（壬寅）

艮峯前輩言：『無間最難，聖人之純亦不易。顏子之三有不違，此不易學；卽日月之至，亦非諸賢不能。』至「字煞宜體會，我輩但宜繼繼續續，求其時習而已。」（壬寅）

存心則緝熙光明，如日之升，修容則正身凝命，如鼎之鎮。內外亦養，敬義夾持，何患無上達？（壬寅十一月）

至岱雲處看渠日課。岱雲近日志日堅而識日卓越，閱之喜極無言。半日好善之心，頗有「若已，有之」之誠。而前日讀鶴仙詩，本日觀岱雲日課，尤中心好之也。（壬寅十一月）

樹堂來與言養心養體之法。渠言：『舍靜坐，更無下手處，能靜坐，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因教我焚香靜坐之法。所言皆閱歷語，靜中真味，煞能領取。又言：『心與氣總拆不開，心微浮則氣浮矣，氣散則心亦散矣。』此卽孟子所謂「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壬寅十一月）

神明則如日之升，身體則如鼎之鎮，此二語可守者也。惟心到靜極時，所病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畢竟未體驗出真境來。意者只是閉藏之極，逗出一點生意來，如今至一陽初動時，乎貞之固也，乃所以爲元也。蟄之坏也，乃所以爲啓也。穀之堅實也，乃所以爲始播之種子也。然則不可以爲種子者，不可謂之堅實之穀也。此中無滿腔生意，若萬物皆資始於我心者，不可謂之至靜之境也。然則靜極生陽，蓋一點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靜極，仁心之不息，其參天與地之至誠乎？顏子三月不違，亦可謂洗心退藏，極靜中之真樂者矣。我輩求靜，欲異乎禪氏入定，冥然罔覺之旨，其必驗之此心，有所謂一陽初動，萬物資始者，庶可謂之靜極，可謂之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也。不然，深閉過拒，心如死灰，自以爲靜，而生理或幾乎息矣。况乎其並不能靜也，有或擾之，不且憧憧往來乎？深觀道體，蓋陰先於陽信矣。然非實由體驗得來，終掠影之談也。（壬寅十一月）

人必中虛，不著一物，而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心中別有私見，不敢告人，而後僞造言以欺人。若心中存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則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誠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無私著也。無私著者，至虛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誠，天下之至誠者也。當讀書，則讀書，心無著於見客也。當見客，則見客，心無著於讀書也。一有著，則私也。靈明無著，物來順應，未來不迎，當時不雜，既過不戀，是之謂虛而已矣。是之謂誠而已矣。以此讀無妄，咸中孚三卦，蓋扞格者鮮矣。（壬寅十一月）

凡作文詩，有情極真摯，不得不一傾吐之作，然必須平日積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屬言之理，足以達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時無鐫刻字句之苦，文成後無鬱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讀書，積理之功也。苦平日醞釀不深，則雖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達之，不得不臨時尋思義理。義理非一時所可取辦，則不得不求工於字句。至於修飾字句，則巧言取悅，作僞日拙，所謂修辭立誠者，蕩然失其本旨矣！以後真情激發之時，則必視胸中義理何如，如取如攜，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須臨時取辦，則不如不作，作則必巧僞媚人矣！（壬寅十一月）

在何宅聽唱崑腔，我心甚靜，且和因思固樂陶情淑性，其入人之深，當何如禮樂不與小學不明，天下所以少

成材也。

竹如教我曰：『耐』。予嘗言竹如「貞」足幹事，予所闕者「貞」耳。竹如以「耐」字教我，蓋欲我鎮蹢

以歸於靜，以漸幾於能「貞」也。此一字，足以醫心病矣！（癸卯正月）

寫字時，心稍定，便覺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靜，所以致病也。寫字可以驗精力之法否？以後卽以此養

心。（癸卯正月）

萬事付之空寂，此心轉覺安定，可知往時只在得失場中過日子，何嘗能稍自立志哉？（癸卯二月）

記云：『君子莊敬日強。』我日日安肆，日日衰繭，欲其強，得乎？譬諸草木，志之不立，本則撥矣！是知千言萬語的莫先於立志也。（癸卯二月）

唐先生言：『國朝諸大儒，推張楊園、陸稼書兩先生，最爲正大篤實，雖湯文正猶或小遜；李厚庵、方望溪，文章究優於德行。（癸卯二月）』

夜讀楊園先生集，中有數條，如破我忮求之私，當頭棒喝。（癸卯二月）

讀楊園近古錄，真簡使鄙夫寬，薄夫敦。（癸卯二月）

因作字，思用功所以無恆者，皆助長之念害之也！本日因聞竹如言，知此事萬非疲輓人所能勝，須是剛猛，用血戰功夫，斷不可弱。二者不易之理也！時時謹記朱子語類，雞伏卵及猛火煮二條，刻刻莫忘。（癸卯二月）

凡讀書，有爲人爲己之分；爲人者，縱有心得，亦已悠然日亡；予於杜詩，不無一隙之見，而批點之時，自省良有爲人之念，雖欲蘊蓄而有味，得乎？（癸卯二月）

竹如言：『交情有天有人，凡事皆然。然人定亦可勝天，不可以適然者委之於數。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積誠而致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癸卯二月）

鏡丈言：『讀書有心得，不必輕言著述。注經者，依經求義，不敢支蔓，說經者，置身經外，與經相附麗，不肯可也！不必說此句，卽解此句也！』（癸卯二月）

早今友人見示一文稿，讀之使人忠義之氣勃然而生，鄙私之萌，斬焉而滅，甚矣人之不可無良也！（癸卯三月）

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此縣縣者，由動以之靜也！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此穆穆者，由靜以之動也！由靜之動，有神主之，由動之靜，有鬼司之，終始往來，一敬貫之。（辛亥七月）

莊子曰：『美成在久。驟而見信於人者，其相信必不固；驟而得名於時者，其爲名必過情。』君子無赫赫之稱，無驟著之美，猶四時之運，漸成歲功，使人不覺。』則人之相孚，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矣。（辛亥七月）

有蓋寬饒諸葛豐之勁節，必兼有山巨源謝安石之雅量，於是乎言足以興，默足以容，否則，嶢嶢易缺，適足以取禍也。雅量雖由於性生，然亦恃學力以養之，惟以聖賢律己，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度量闊深矣。（辛亥七月）

知己之過失，卽自爲承認之地，改去毫無吝惜之心，此最難事。豪傑之所以爲豪傑，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便是此等處，磊落過人，能透過此一關，寸心便異常安樂，省得多少膠葛，省得多少遮掩裝飾醜態。（辛亥七月）

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卽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爲德行之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爲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爲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卽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爲文學之科。此

四者，闕一不可。予於四者，略涉津涯，天資魯鈍，萬不能造其奧窔矣。惟取其尤要者，而日日從事，庶以漸磨之久，而漸有所開。義理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四子書』，曰：『近思錄』。詞章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曾氏讀古文鈔』，曰：『曾氏讀詩鈔』。二書皆尙未纂集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經濟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會典』，曰：『皇朝經世文編』。考據之學，吾之從事者，四書焉，曰：『易經』，曰：『詩經』，曰：『史記』，曰：『漢書』。

此十種者，須要爛熟於心中。凡讀此書，皆附於此十書。如室有基而丹牖附之，如木有根而枝葉附之，如雞伏卵，不稍歇而便冷，如蛾成垤，不見異而思遷，其斯爲有本之學乎？（辛亥七月）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願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損君子以懲忿窒慾，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鼎以養心，養腎尤爲切要。

（辛亥七月）

座右爲聯語以自箴云：『不爲聖賢，便爲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辛亥七月）

（辛亥七月）

治家貴嚴，嚴父常多孝子。不嚴，則子弟之習氣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勝言矣。故易曰：『威如吉。』欲嚴而有威，必本於莊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辛亥七月）

書味深者，而自粹潤；保養完者，神自充足。此不可以僞爲，必火候既到，乃有此驗。（辛亥七月）

盜虛名者，有不測之禍；負隱慝者，有不測之禍；懷忮心者，有不測之禍。（辛亥七月）

除却進德修業，乃是一無所恃，所謂把截四路頭也。若不日日向上，則人非鬼眚，身敗名裂，不旋踵而至矣。可不畏哉？（辛亥八月）

顏泉明尋求姑姊妹，及其子而並收其父之部曲妻子，且斂袁履謙之衣衾，與其父杲卿同。盛德之事，足以貫日月矣。（辛亥八月）

是夜思人之見信於朋友，見信於君父，見信於外人，皆絲毫不可勉強，猶四時之運，漸推漸移，而成歲功，自是不可欲速，不可助長。（辛亥十一月）

室慾常念男兒淚，慾忿當思屬續時。（辛亥十一月）

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陽惡曰忿，陰惡曰慾。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剛惡曰暴，柔惡曰慢。治口之道，二者交惕曰慎。言語曰節飲食。凡此數端，其藥維何？禮以居敬，樂以導和，陽剛之惡，和以宜之；陰柔之惡，敬以持之。飲食之過，敬以檢之；言語之過，和以斂之。敬極肅肅，和極雍雍。穆穆縣縣，斯爲德容。容在於外，實根於內。動靜交養，眸面盎背。

（壬子正月）

余生平雖頗好看書，總不免好名好勝之見，參預其間。是以無孟子深遠，自得一章之味，無杜元凱優柔，鑒飮一段之趣。故到老而無一書可恃，無一事有成。今雖暮齒衰邁，當從「敬靜純淡」四字上痛加工夫。縱不能如孟子元凱之所云，但養得胸中一種恬靜書味，亦稍足自適矣。（壬子）

處逆境之道，惟西銘「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等句，最爲親切。（孟子）偶作聯語以自箴云：『禽裏還人，靜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極樂生。』一本孟子夜氣章之息，一本論語疏水曲肱章之意，以絕去枯亡營擾之私。

本朝博學之家，頗多閎儒碩士，而其中爲人者多，爲己者少。如顧閎並稱，顧則爲己，閎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江戴並稱，江則爲己，戴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段王并稱，王則爲己，段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方劉姚并稱，方姚爲己，劉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其達而在上者，李厚基、李可亭、秦味經，則爲己之數多。紀曉風、阮芸台，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學者用心，固宜於幽冥中，先將爲己爲人之界，分別明白，然後審端致力，種桃得桃，種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葉發生，而自鬯茂者也。（戊午十一月）

邵子所謂觀物，莊子所謂觀化，程子所謂觀天地生物氣象，須要放大胸懷，游心物外，乃能絕去一切繳繞，鬱悒煩悶，不寧之習。（戊午十一月）

讀書之道，朝聞道而夕死，殊不易易。問道者，必真知而篤信之。吾輩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無把握，焉能問道？（己未二月）

胸襟廣大，宜從「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胸懷日闊。（己未月）

傍夕，與子序登樓，論老年用功，不可有驕氣，暮氣。（己未三月）

念不知命，不知禮，不知言三者，論語以殿全篇之末，良有深意。若知斯三者，而益之以孟子取人爲善，與人爲善之義，則庶幾可爲完人矣！（己未三月）

聞子序談養氣章末四節，言孔子之所以異於伯夷、伊尹者，不在高處，而在平處；不在隆處，而在汙處。汙者，下

也。平者，庸也。夷尹之聖，以其隆高而異於衆人也。宰我之論堯舜，以勳業而隆孔子，以並無勳業而汙孔子，貢之論百王以禮樂而隆孔子，以并無禮樂而汙有若之論他聖人，以出類拔萃而隆孔子，以即在類萃之中，出不自拔而自處於汙。以汙下而同於衆人，此其所以異於夷尹也。此其所以爲生民所未有也。（己未三月）

讀東坡「但尋牛矢覓歸路」詩，陸放翁「斜陽古柳趙家莊」詩，杜工部「黃四娘東花滿蹊」詩，念古人胸次瀟灑曠遠，毫無渣滓，出其大也。余飽歷世故，而胸中猶不免計較將迎，何其小也。沈吟玩味久之。（己未四月）

思夫人皆爲名所驅，爲利所驅，而尤爲勢所驅。當孟子之時，蘇秦張儀公孫衍輩，有排山倒海，飛沙走石之勢，而孟子能不爲所搖。真豪傑之士，足以振厲百世者矣。（己未五月）

爲人之道有四知：天道有三惡。三惡之目曰：天道惡巧，天道惡盈，天道惡貳。貳者，多猜疑也。不忠誠也。無恆心也。四知之目，卽論語末章知命，知禮，知言，而吾更加以知仁。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道也。立者，足以自立也。達者，四達不悖，遠近信之，人心歸之。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禮云：『推而放諸四海而準。』達之謂也。我欲足以自立，則不可使人無以自立；我欲四達不悖，則不可使人一步不行。此立人達人之義也。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所云：『取人爲善，與人爲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則識大量。大不知此則識小量小。故吾於三知之外，更加知仁，願與沉弟共勉之。沉弟亦深領此言，謂欲培植家運，須從此七字致力也。（己未五月）

讀書之道，杜元凱稱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若見聞太寡，蘊蓄太淺，譬猶一勺之水，斷無轉相灌注，潤澤豐美之象。故君子不可以小道自域也。（己未五月）

與子序言聖人之道，亦曰：『學問閱歷，漸推漸廣，漸習漸熟，以至於四達不悖。』因戲稱曰：鄉人有終年賭博而破家者，語人言：『吾賭則輸矣，而賭之道精矣。』從來聖賢未有不由勉強以幾自然，由閱歷悔悟以幾成熟。

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勞，餓乏，拂亂，勸忍等語云：「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亦與賭輸而道精之義爲近。子序笑應之。（己未五月）

余近日常寫大字，微有長進，而不甚貫氣。蓋緣結體之際，不能字字一律，如或上鬆下緊，或上緊下鬆，或左右小，或右大左小，均須始終一律，乃成體段。余字取勢，本係左大右小，而不能一律，故恆無所成。推之作古文辭，亦自有體勢，須篇篇一律，乃爲成家。辦事亦自有體勢，須事事一律，乃爲成章。言語動作，亦自有體勢，須日日一律，乃爲成德。否則載沉載浮，終無所成矣。（己未六月）

作書者宜臨帖摹幅，作文作詩皆宜專學一家，乃易長進。然則作人之道，亦宜專學一古人，或得今人之賢者，而師法之，庶易長進。（己未八月）

德成以謹言慎行爲要，而敬恕儉靜勤潤六則，闕一不可。學成以三經三史三子三集爛熟爲要，而三者亦須提其要而鉤其元。藝成以多作多寫爲要，亦須自關門徑，不依傍古人格式。功成以開疆安民爲要，而亦須能樹人能立法，能是二者，雖不拓疆，不擇民，不害其爲功也。四者能成其一，則足以自怡。此雖近於名心，而猶爲得其正。（己未八月）

念天道三惡之外，又覺好露而不能渾，亦天之所惡也。（己未九月）

余復中丞信中有云：「惟忘機可以消衆機，惟懵懂可以被不祥。」似頗有義意，而媿未能自體行之。（己未九月）

凡人涼薄之德，約有三端，最易觸犯。聞有惡德敗行，談之娓娓不倦，妒功忌名，幸災樂禍，此涼德之一端也。人受命於天也，如臣受命於君，子受命於父，而或不能受命，居卑思尊，日夜自謀，置其身於高明之地，譬諸金躍冶，而以鑠鄒干將自命，此涼德之二端也。胸苞清濁，口不臧否者，聖哲之用心也。強分黑白，過事激揚者，文士輕薄

之習，優伶風切之態也。而吾輩不察而効之，動輒區別善惡，品第高下，使優者未必加勸，而劣者幾無以自處。此涼德之三端也。余今老矣，此三者，尙加戒之。（己未九月）

君子有三樂：讀書聲出金石，飄飄意遠，一樂也。宏獎人材，誘人日進，二樂也。勤勞而後憩息，三樂也。（己未九月）

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愚不移者，凡事皆然。即以圍棋論，生而爲國手者，上智也。屢學而不知局道，不辨死活者，下愚也。此外皆相近之姿，視乎教者何如。教者高，則習之而高矣；教者低，則習之而低矣。以作字論，生而筆姿秀挺者，上智也。屢學而拙如薑芽者，下愚也。此外則皆相近之姿，視乎教者何如。教者鍾王，則衆習於鍾王矣；教者蘇米，則衆習於蘇米矣。推而至於作文亦然，打仗亦然，皆視乎在上者一人之短長，而衆人之習隨之爲轉移。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而徒致慨上智之不可得，是猶執策而歎無馬，是真無馬哉！（己未十月）

李中甫自黃州歸來，稍論時事。余謂當豎起骨頭，竭力撐持。三更不眠，因作一聯云：『養活一團春意，撐起兩根窮骨頭。』用自警也。余生平作自箴聯句餘多，惜皆未寫出。丁未年在家作一聯云：『不愆不尤，但反身爭箇一壁靜；勿忘勿助，看平地長得萬丈高。』曾用木板刻出，與此聯意相近，因附記之。（己未十月）

夜閱管子三篇，三更盡睡，四更即醒，又作一聯云：『天下無易境，終身有樂處；終身有憂處。』至五更，又改作二聯：一云『取人爲善，與人爲善，樂以終身，憂以終身。』一云『天下斷無易處之境，遇人間那有空閒的光陰。』（己未十月）

今夜醒後，心境不甚恬適，於愛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蕩遠甚！夫子所稱日月至焉者，或亦似此乎？（己未十月）

近日之失，由於心太弦緊，無舒和之意；以後作人，當得一鬆字，意味日來。每想吾身能於十三字者，用功尙不

失晚年進境。十三字者：謂三經、三史、三子、三集、三實、三忌、三薄、三知、三樂、三寡也。三經、三史、三子、三集、三實，余在京師嘗以匾其室，在江西曾刻印章矣。三忌者，卽所謂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貳也。三薄者，幸災樂禍，一薄德也；逆命億數，二薄德也；臆斷皂白，三薄德也。三知者，論語末章所謂知命、知禮、知言也。三樂者，卽前所記讀書聲出金石，一樂也；宏獎人材，誘人日進，二樂也；勤勞而後思息，三樂也。三寡者，寡言養氣，寡視養神，寡欲養精。十三字者，時時省察，其猶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乎？（己未十一月）

聖人之所言，有所不言，積善餘慶，其所言者也；萬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禮樂政刑，仁義忠信，其所言者也；虛無清靜，無爲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當以不言者爲體，以所言者爲用，以不言者存諸心，以所言者勉諸身，以莊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爲聞道之君子乎？（己未十一月）

日來心緒總覺不自在，殆孔子所謂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也。軍中乃爭權絜勢之場，又實非處約者所能濟事。求其貞白不移，淡泊自守，而又足以驅使羣方者，頗難其道爾。（己未十一月）

孔子所謂「下學上達」，達字中必自有一種「洞澈無疑」意味，卽蘇子瞻晚年意思深遠，隨處自得，亦必有脫離塵垢，卓然自立之趣。吾困知勉行，久無所得，年已五十，胸襟意識猶未免爲庸俗之人，可愧也已。（己未十二月）

天下事一一責報，則必有大失所望之時。佛氏因果之說，不可盡信，亦有有因而無果者。憶蘇子瞻詩云：『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餘不醉，陶然有餘歡。』吾更爲添數詞云：『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修德不求報，爲文不求傳，譬如餘不醉，陶然有餘歡，中含不盡意，欲辨已忘言。』（己未十二月）

與作梅暢論易圖及風水之說，又論天下之理，惟易簡乃可行，極爲契合。（庚申正月）

此身無論處何境遇，而「敬」「恕」「勤」字無片刻可弛，苟能守此數字，則無人不自得，又何必斤斤計

較得君與不得君，氣誼孤與不孤哉？（庚申正月）

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曠達，蕭然自得者，與之相處，砭吾之短，其次則博學能文，精通訓詁者，亦可助益於我。（庚申三月）

讀書之道，以胡氏之科條論之，則經義當分小學，理學，詞章，典禮四門；治事當分吏治，軍務，食貨，地理四門。（庚申三月）

凡事皆有至淺至深之道，不可須臾離者，因欲名其堂曰：『八本堂。』其目曰：『讀書以訓詁爲本，詩文以聲調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本，養身以少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居家以不晏起爲本，居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古人格言儘多，要之每事有第一義，必不可不竭力爲之者，得之如探驪得珠，失之如舍根本而圖枝葉。古人格言雖多，亦在乎吾人之慎擇而已矣！（庚申五月）

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將，俱要好師，好友，好榜樣。（庚申五月）

聞季高說，有孝子孝婦二人，因其家火起，昇其母靈柩於外，二人平日皆不以力著，婦尤孱弱。誠至則神應，一也！情急則智生，二也！勢激則力勁，如水之可以升山，矢之可以及遠，三也！因是以推，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矣！（庚申五月）

諸生呈繳工課，余教以「誠」「勤」「廉」「明」四字，而勤字之要，但在「好問」「好察」云云兩事，反復開導。（庚申五月）

九弟諫余數事，余亦教九弟「靜虛涵泳，蕭然物外。」（庚申七月）

余身旁須有一胸襟恬淡者，時時伺吾之短，以相箴規，庶不使「矜心」生於不自覺。（庚申七月）

夏弢甫言：『朱子之學，得之艱苦，所以爲百世之師。』二語深有感於余心。天下事未有不從艱苦中得來，而

可久可大也！（庚申八月）

憶八年所定「敬」「恕」「誠」「靜」「勤」「潤」六字，課心課身之法，實爲至要至該。吾近於靜字欠工夫耳。（庚申九月）

傲爲凶德。凡當大任者，皆以此字致於顛覆。用兵者最戒驕氣；惰氣；作人之道，亦惟驕惰二字，誤事最甚。（庚申九月）

與作梅鬯談當今之世，富貴無所圖，功名亦斷難就，惟有自正其心，以維風俗，或可補救於萬一。所謂正心者，曰「厚」「實」。厚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存心之厚，可以少正天下澆薄之風。實者，不說大話，不務虛名，不行駕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僞之習。因引顧亭林所稱「匠夫之賤，與有責焉」者，以勉之。（庚申九月）

東坡「守駿莫如跛」五字，凡技皆當知之。若一味駿快奔放，心有顛躓之時，一向貪美名，必有大污辱之事。余以「求闕」名齊，即求自有缺陷不滿之處，亦「守駿莫如跛」之意也。（庚申九月）

送人銀錢，隨人用情之厚薄。一言之輕重，父不能代子謀，兄不能代弟謀，譬如飲水冷暖，自知而已。（庚申十一月）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謙」。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與，謙若漢文之不勝。而勤謙二字，尤爲徹始徹終，須臾不可離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謙所以儆傲也。能勤且謙，則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聖賢豪傑，即奸雄，欲有立於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病自得之士，不外一謙字。吾將守此二字以終身，儻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乎？（庚申十二月）

勞謙二字，受用無窮。勞所以戒惰也，謙所以戒傲也。有此二者，何惡不去，何善不臻？當鈔寫幾分，徧示諸弟及

子姪（庚申十二月）

吾祖父星岡公在時，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卓識定志，確乎不可搖奪，實爲子孫者所當遵守。近年家中兄弟子姪，於此三者皆不免相反。余之不信僧巫，不信地仙，頗能謹遵祖訓父訓，而不能不信藥。自八年秋起，常服鹿茸丸，是亦不能繼志之一端也。以後當漸漸戒止，并函誡諸弟，戒信僧巫，地仙等事，以紹家風。（庚申十二月）

立身之道，有禹墨之「勤」，「儉」，兼老莊之「靜」，「虛」，庶於「修己」，「治人」之術，兩得之矣。（辛酉十月）

周末諸子各有極至之詣，其所以不及孔子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獨缺，亦猶夷惠之不及孔子耳。若濟心能如老莊之虛靜，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齊民能如管商之嚴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補之，則諸子皆可師，不可棄也。（辛酉八月）

與九弟言「與人爲善，取人爲善」之道，如大河水盛，足以浸灌小河；小河水盛，亦足以浸灌大河。無論爲上爲下，爲師爲弟，爲長爲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則日見其益，而不自知矣。九弟深以爲然。（辛酉八月）

孟子光明俊偉之氣，惟莊子與韓退之得其仿佛；近世如王陽明亦殊磊落，但文辭不如三子者之跌宕耳。（辛酉九月）

條已治人之道，止「勤於邦，儉於家，言忠信，行篤敬」四語。終身用之有不能盡；不在多，亦不在深。（辛酉十一月）

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變換本質，別生精彩，何況人之於學；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變化氣質，超凡入聖？（辛酉十二月）